



浅议玉田韩氏家族对辽朝经略河西的贡献

齐 伟

摘 要: 辽代西南边境的西夏政权和党项诸部叛服不定,辽统治者于该地设置西南面招讨司,任命西南面招讨使专门负责该地区的边疆事宜,对西夏和党项诸部起到了震慑作用。作为辽朝有较大影响的玉田韩氏家族,在辽朝经略河西的过程中涌现出多位杰出的政治、军事人才,他们是韩匡嗣、韩德威、耶律隆祐、耶律(韩)高十、耶律宗福等人。

关键词: 玉田韩氏 河西 西夏 党项

引 言

终辽一代,辽与西夏、党项诸部始终处于或战或和的状态,辽朝对西南边境的统治政策也因外部政治格局的变化而改变。1004年辽宋澶渊之盟签订后,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党项问题日益成为南北两政权政治斗争的焦点之一,这是因为西夏占据着辽宋两大政权与西方诸国交通的必经之路,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提升了西夏的政治地位,而其政治地位又“取决于天下体系的主轴宋辽关系的变化程度”,所以“西夏与他们的关系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双方之间,它必然会对整个天下体系尤其是西北地区的政治形势产生重大影响”。^①如何应对辽与西夏的关系,如何经略与西夏有着密切关系的党项诸部,是辽朝历代统治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玉田韩氏家族是辽代有较大影响的汉人家族。该家族肇基人韩知古,在契丹建国前被俘,成为述律氏家奴,后以“媵臣”身份跟随述律氏,得以亲近阿保机,因其“善谋有识量”而渐被信任与器重,辅佐阿保机管理汉人诸事。而该家族势力的骤兴起于韩匡嗣,极致于韩德让,前者因拥立辽景宗而跻身于辽朝权力中心,后者出宫籍,隶横帐季父房,被赐姓耶律,拜大丞相,对辽中期以后政权的建设与巩固发挥了任何汉官无法发挥的作用。终辽一代,以韩知古、韩匡嗣、耶律隆运(韩德让)、韩德威、耶律(韩)直心等人为代表的韩氏男性成员对辽朝的建国立制、政权巩固、军事外交等方面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学界对玉田韩氏家族的相关研究也很多。^②

^① 杨浣《辽夏关系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下同),第27~28页。

^② 宿白《独乐寺观音阁与蓟州玉田韩家》,《文物》1985年第5期,第32~48页。刘凤翥《辽代韩匡嗣与其家人三墓志铭考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0年新第9期,第215~236页。刘凤翥《契丹小字〈韩高十墓志〉考释》,《揖芬集——张政娘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17~522页。李桂芝《〈辽史·韩知古传〉校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一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1~143页。王玉亭《从辽代韩知古家族墓志看韩氏家族契丹化的问题》,《北方文物》2008年第1期,第59~64页。乌拉熙春《韩知古家族世系考》,《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东京)松香堂书店,2009年,第247~265页。都兴智《〈宣以回纥国信使墓志〉考释》,《北方文物》2010年第3期,第83~86页。齐伟《辽代的皇权争夺与玉田韩氏家族》,《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三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31~137页。

一、担任西南面招讨使

西南面招讨使和西南面五押招讨大将军隶属于西南面招讨司，该机构是辽朝管理西南地区的军事、政治、边防和各部族的最高权力机构，^①最早设立于太祖神册元年（916）十一月，^②其主要职能是震慑西夏以及辽朝西南境内的党项诸部，驻地在辽朝西京道的丰州天德军（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管辖的部族主要有涅刺部、迭刺迭达部、品达鲁虢部、乌古涅刺部、涅刺越兀部、斡突盭乌古部、梅古悉部、颉的部、匿讹唐古部、鹤刺唐古部等部节度使司。^③西南面招讨司的长官西南面招讨使一职，负责辽朝西南边境事宜，宋人余靖于仁宗庆历三年至五年（辽兴宗重熙十二年至十四年，1043~1045）三次出使辽朝，记载辽北境诸路设置时就提到了辽“西南招讨掌河西边事”。^④在与西夏和党项诸部的战争中，西南面招讨使作为主将要带兵出征。

韩氏家族中曾在西南面招讨司中任职的有担任过西南面招讨使的韩匡嗣。韩匡嗣是在辽朝具有显赫地位、权倾朝野的大丞相韩德让（赐姓名耶律隆运）之父，曾因援立景宗耶律贤而获殊遇，^⑤韩匡嗣算是韩氏家族在辽朝发迹的肇基者，也是第一位被授予西南面招讨使的韩氏成员。乾亨三年（981）韩匡嗣任西南面招讨使一职，^⑥统和三年（985）《韩匡嗣墓志》则对此有更加详细的记载：“国家以天下方理，河西未平，资其定远之谋，委以专征之柄，授兼西南面招讨使”。^⑦韩匡嗣任西南面招讨使期间，正值辽景宗谋取帝位成功之际，此时辽朝面临的棘手问题应该是如何处理其内部矛盾，维护边境地区的稳定应是其首选的对外政策。韩匡嗣作为景宗的援立功臣出任西南面招讨使一职，不失为首选。

韩德威，韩匡嗣第五子，任西南面招讨使兼五押招讨大将军。景宗病重，“时诸王宗室二百余人拥兵握政，盈布朝廷。后（萧绰）当朝虽久，然少姻媛助，诸皇子幼稚，内外震恐”，^⑧基于这样一种严峻的内外政治局势，圣宗即位后，巩固帝位仍然是当政者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而此时宋辽对峙，包括西南边疆的辽朝周边部族向背无常，韩德威此时的主要任务就是镇压并招抚西南边疆诸部。辽统和元年（983）春正月甲申，“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奏党项十五部侵边，以兵击破之”，同年八月，又讨伐党项复叛者，^⑨可知韩德威任此职的时间至迟应在统和元年即983年。接下来几年当中，作为西南面招讨使的韩德威常常出征河西党项诸部，比如统和二年（984）二月“丁未，韩德威以征党项回，遂袭河东，献所俘，赐诏褒美”^⑩，统和四年（986）夏四月庚子，“惕隐瑶升、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以捷报”，^⑪圣宗统和六年（988）七月，“以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讨河湟路违命诸蕃”。^⑫据统和十五年（997）《韩德威墓志》载：“圣上（辽圣宗）谓其烟尘未殄——以公为西南面五押招讨大

① 樊文礼《辽代的丰州、天德军和西南面招讨司》，《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第72~77页。

② 《辽史》卷1《太祖纪上》：“置西南面招讨司，选有功者任之”，中华书局1974年（下同），第11页。

③ 周峰《辽代治边三题》，《赤峰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10~13页。

④ （宋）余靖《武溪集》卷18《契丹官仪》，《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刻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75~176页。

⑤ 李桂芝《辽景宗即位考实》，《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第158~165页。

⑥ 《辽史》卷9《景宗纪下》，第104页，而同书卷74本传则记载韩匡嗣任西南面招讨使的时间是乾亨二年（980），笔者倾向于乾亨三年（981）。该书卷9《景宗纪下》记载，乾亨二年“三月丁亥，西南面招讨副使耶律王六、太尉化哥遣人献党项俘”，同年“秋七月戊午，王六等献党项俘”，两次记载均未述及正使为何人，只谈到副使耶律王六，说明乾亨二年辽廷因某些原因未设西南面招讨使一职。又，韩匡嗣在乾亨元年（979）十二月，因满城之役失败被降封秦王，事隔不到两年于乾亨三年三月出任西南面招讨使一职，也在情理之中。

⑦ 《韩匡嗣墓志》，载《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下同），第24页。

⑧ （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18《耶律隆运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5页。

⑨ 《辽史》卷10《圣宗纪一》，第111页。

⑩ 《辽史》卷10《圣宗纪一》，第113页。

⑪ 《辽史》卷11《圣宗纪二》，第121页。

⑫ 《辽史》卷69《部族表》，第1094页。

将军”，“戢兵禁暴，拓土开疆”，^①应指以上诸军事活动，足可证明韩德威对平定党项叛乱立下大功。墓志也对韩德威平定河西的功劳作了详细的描述：“西河之部落咸宁，其家族称臣而内附也。土番之酋长请结其婚姻，事大以来庭也”，^②所指应是统和四年（986）十二月李继迁迎娶辽义成公主一事。^③统和九年（991）十二月，李继迁消极对抗辽朝，潜附于宋，辽朝遣韩德威“持诏谕之”，李继迁托故不出，韩德威遂对其进行武力威胁，俘掠灵州。^④迫于韩德威的军事压力，李继迁不得不就范于辽朝的疏宋亲辽的政策。^⑤关于韩德威担任的“五押招讨大将军”一职，《辽史》也有设立“西南面五押招讨司，五押招讨大将军”的记载，^⑥但具体职掌功能等详情未作说明。^⑦总之韩德威作为西南面招讨使兼五押招讨大将军，是总责辽朝西南边境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对李继迁时期的西夏及党项诸部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在其任期内对辽朝西南边境的稳定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耶律隆祐（《韩匡嗣墓志》作韩德颀、《辽史》称韩德凝），韩匡嗣第七子。^⑧据《辽史》记载，党项隆益答叛乱时，任西南面招讨使的耶律隆祐出兵平定了叛乱，^⑨具体时间不详。统和十八年（1000），耶律隆祐任西南面五押大将军，^⑩时值辽对宋作战，对西夏则采取拉拢、挑拨的策略，使李德明与李继迁之间内部产生矛盾，^⑪以此保障辽西南边境的相对安定，全力应付宋朝。耶律隆祐的主要职责恐怕就是防范夏在辽西南边境生事，保障该地边防安全，可谓责任重大。

耶律（韩）高十，据刘凤翥先生对契丹小字《耶律（韩）高十墓志》的考证，耶律（韩）高十是韩匡嗣四世孙，韩德昌之孙，耶律遂忠之子，分别于道宗清宁八年（1062）和咸雍二年（1066）担任“南西招讨”，^⑫即西南面招讨使。检索相关文献未见有辽夏双方于清宁八年和咸雍二年往来的记载，说明该时期西南境并无较大边事，也侧面反映了辽夏关系的相对稳定。

二、担任西北路招讨使

除了担任西南面招讨使的诸多成员，还有担任西北路招讨使的耶律宗福。耶律宗福（《辽史》本传作洺鲁），韩德威之孙。^⑬本传记载耶律宗福于重熙间改西北路招讨使，墓志称：“不意达打小邦，敢行称乱”，于是辽廷命耶律宗福为“当路招讨使”，^⑭“达打”即阻卜，“当路招讨使”则指西北路招讨使。辽代，阻卜各部叛乱无常，辽于西北边境设边防机构——西北路招讨司，由西北路招讨使总辖其事。

西北路招讨使隶属于西北路招讨司，据陈得芝先生考证，该机构是辽代管辖西北边区的重镇，其

① 《韩德威墓志》，载《辽代石刻文续编》，第35页。

② 同上，第35页。

③ 《辽史》卷11《圣宗纪二》：“李继迁引五百骑款塞，愿婚大国，永作藩辅。诏以王子帐节度使耶律襄之女汀封义成公主下嫁，赐马三千匹”，第127页。

④ 《辽史》卷115《西夏记》，第1525页。

⑤ 何天明《辽代西南面招讨司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第66～70页。

⑥ 《辽史》卷46《百官志二》，第747页。

⑦ 关于“五押”的问题，目前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有的认为“五押”是官名，也有的认为是人名，或是“五院大王”的简称，有的认为是以控鹤、义勇、护圣、虎翼等五军组成的中央侍卫军之一，或者认为是五支边境戍兵，或者是一种源于唐代“六押”制度的官职称谓，是辽代对“行军都统”的雅称。参见杨浣《辽夏关系史》，第171页，此不赘述。此外，康鹏认为，“五押”是辽代西南边区特有的一种职官，一般由西南面招讨使兼任，实际上就是“押五蕃落使”的省称，专门负责管押辽西南边疆的五个部族。（参见康鹏《辽代“五押”问题新探》，《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

⑧ 《辽史》卷74《韩德凝传》；《韩匡嗣墓志》、《耶律隆祐墓志》，载《辽代石刻文续编》，第24页、51页。

⑨ 《辽史》卷74《韩德凝传》，第1235页。

⑩ 《耶律隆祐墓志》，载《辽代石刻文续编》，第52页。

⑪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西夏书事校证》卷6，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67～78页。

⑫ 《契丹小字耶律（韩）高十墓志铭》，载《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下同），第40页。

⑬ 《耶律宗福墓志》，《辽代石刻文续编》，第141页。

⑭ 同上，第142页。

治所从原来的驴驹河地区迁到镇州（今蒙古布尔根省南部喀鲁哈河下游之南的青托罗盖辽古城），所辖的属部主要是阻卜，其职责“主要是统辖境内诸属部及负责边防军事，包括统率镇戍军队，征讨、招怀；收受属部贡赋，颁发赏赐；向朝廷保举各属部节度使或详稳、令稳等部长，由朝廷正式任命；有战事时可以向所属各部征集军队等”。^①同时该机构“也是辽朝对夏边防和战争的重要侧翼”，成为辽朝用以维护西南边境的重要根据地，辽屡次对夏采取以西南面招讨司与西北路招讨使联合夹击的政策。^②囿于资料有限，目前无法考证耶律宗福是否参加过类似的军事活动，但从担任西北路招讨使的耶律速撒配合韩德威讨伐西夏一事可知，西北路招讨使确实肩负着该项职能。统和元年（983），党项十五部侵边，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率兵击之，担任西北路招讨使的耶律速撒破阻卜回后，与其共同讨伐党项诸部。同年八月党项复叛，“韩德威表请伐党项之复叛者，诏许之，仍发别部兵数千以助之”。^③由此可见，耶律宗福所任的西北路招讨使，不仅担负着西北地区的边防重任，同时也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及时配合西南面招讨使对西夏及党项诸部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

三、其他相关职事

除以上五人担任的西南面招讨使、西北路招讨使之外，其他韩氏成员中，耶律遂忠任天德军节度使；耶律元佐任河西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下面做一简要介绍。

耶律遂忠，据刘凤翥先生对《韩德昌墓志》和契丹小字《耶律（韩）高十》墓志的考证分析，遂忠就是《辽史》中的郭三，韩匡嗣之孙，韩德昌之子。^④前文已述，天德军是辽西南面招讨司的驻地，是与丰州相对应的军事机构，主要负责丰州地区的军事防务职能。^⑤这是由于丰州地处西南边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军事防务便显得尤为重要，在辽与西夏或党项诸部的战争中，天德军节度使也往往率部参加。统和元年（983）春正月甲申，党项十五部侵边，西南面招讨使率部击之，三月戊午，天德军节度使赅刺父子战歿。^⑥重熙十七年（1048），辽夏关系紧张，辽廷命时任天德军节度使的耶律铎轸“相地及造战舰，因成楼船百三十艘”，“及西征，召铎轸率兵由别道进，会于河滨”，^⑦夹击西夏。由此可知，天德军节度使在维护辽西南边境军事防务等方面也起到了较大的作用。耶律遂忠与其家族长辈们一样，作为一名军事将领，具备一定的军事领导才能，担当着维护辽西南边疆地区安全的职责。

耶律元佐（谢十），韩德威之孙，耶律遂正之子，^⑧据重熙六年（1037）《耶律遂忠墓志》记载，耶律元佐任河西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⑨应为河西军节度使、观察使和处置使的简称。除了节度使之外，辽代于各军州还设立观察司和五京处置司，分别任命观察使和处置使，通常由同一人担任，并将三者放在一起简称为某军（州）“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也有的是后两者放于一起称“观察、处置等使”。如韩德威之子耶律遂正任过平、滦、营等州观察、处置、巡检、屯田、劝农

① 陈得芝《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5年，第270页。

② 杨浣《辽夏关系史》，第194~196页。

③ 《辽史》卷十《圣宗纪一》，第111页。

④ 刘凤翥、清格勒《辽代〈韩德昌墓志铭〉和〈耶律（韩）高十墓志铭〉考释》，《国学研究》（第十五卷）抽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4~142页。又，根据《韩德威墓志》和《耶律遂忠墓志》记载，耶律遂忠应该有两人，一是亡于统和十四年以前的韩德威之子耶律遂忠，一是亡于重熙六年的韩德昌之子耶律遂忠，二人系重名所致。

⑤ 樊文礼《辽代的丰州、天德军和西南面招讨司》，《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第72~77页。

⑥ 《辽史》卷10《圣宗纪一》，第109页。

⑦ 《辽史》卷93《耶律铎轸传》，第1379页。

⑧ 《耶律元佐墓志》、《耶律弘世妻秦越国妃墓志》，载《辽代石刻文续编》，第177页、229页。《耶律遂忠墓志》称有一子名耶律元佐，而《耶律遂正墓志》同样称有子耶律元佐，据《耶律元佐墓志》称其父为耶律遂正可知，耶律元佐是耶律遂正之子无疑。《耶律遂忠墓志》之所以将元佐误称为韩德昌之子遂忠的儿子，首先是韩家族大系多，遂忠墓志撰写者对各支系不甚了解；二是墓志撰写者将耶律遂正和遂忠二人的名字相混淆，结果给以后的研究者造成了误导。（参见《韩德威墓志》、《耶律遂正墓志》、《耶律遂忠墓志》、《耶律元佐墓志》）。

⑨ 《耶律遂忠墓志》，载《辽代石刻文续编》，第74页。

等使，^①韩德昌之子耶律遂忠（郭三）曾任忠顺军节度使，管内观察、处置等使，^②韩匡美之孙韩椅任沙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③辽开国功臣赵思温曾任卢龙军节度使，管内观察、处置等使。^④

通过以上对玉田韩氏家族所担任过的河西地区的各种职官，以及其所负责的职责的分析，可以看到韩氏家族在各个时期对辽西南边境的稳定与巩固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从侧面也反映了辽朝各个历史时期对河西地区所采取的不同的战略政策。辽统治者对西夏及其与之关系密切的党项诸部的外交政策和军事攻略，对辽与西夏、辽与北宋，甚至是辽、北宋、西夏三边关系乃至对周边其他地区或政权的关系都有着直接或间接地不同程度的影响。

（作者通讯地址：辽宁省博物馆 沈阳 110013）

①《耶律遂正墓志》，载《辽代石刻文续编》，第68页。

②《耶律遂忠墓志》，载《辽代石刻文续编》，第73页。

③《韩椅墓志》，载《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03页。

④《辽史》卷76《赵思温传》，第1250~1251页。